

第十七屆聯合報文學獎・長篇小說特別獎作品



雙身

董啓章◎著

聯副文叢 ②①

雙身

董啓章 著

文學獎長篇小說特別獎作品



雙身 第十七屆聯合報文學獎長篇小說特別獎作品

聯副文叢 ②①

著者 董 啓 章
發行人 劉 國 瑞
文叢主編 痲 弦
執行編輯 黃秀慧、吳興文
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55號
電話 7627429・3620308
發行所：台北縣汐止鎮大同路一段367號
發行電話：6418661
郵政劃撥帳戶第0100559-3號
郵撥電話：6418662
印刷者 世和印製企業有限公司
定價：新臺幣200元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130號

1997年元月初版

1998年3月初版第三刷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ISBN 957-08-1647-3(平裝)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發行所更換。

類之想像（代序）

那一天讀袁珂的《山海經校譯》，在《南山經》中有這樣的一條：「又東四百里，曰竄爰之山，多水，無草木，不可以上。有獸焉，其狀如狸而有髦，其名曰類，自爲牝牡，食者不妒。」後一句袁珂的翻譯是這樣的：「有一種獸，形狀像野貓，長有頭髮，它的名字叫類，身上具有雌雄兩種性器官，可以自行交配，吃了它能夠使人不妒嫉。」

「自爲牝牡」，也可理解爲一種雌雄同體的狀況吧；而更耐人尋味的，是「食者不妒」。爲什麼「自爲牝牡」便能夠使「食者不妒」？當中的轉折究竟有何暗示？這裡面是不是意味著「妒」的來源正是雌雄異體、互相分隔的生物存在形態？

「類」這個名字也是十分有意思的。《周易·繫辭上傳》有說：「方以類聚，物以群分。」這裡說的是事物的類別。《說文解字》對「類」字的解釋是：「種類，相似，

唯犬爲甚，從犬，類聲。」用一種現代的讀法，「類」字同時包含了一組相反的涵義：一方面是「類似」之中的相像、近似、同屬的意思，另一方面則是「類別」之中的分別、差距、區隔的意思。因爲有「相類」則必有「分類」，有聚合則必有排斥，有向內的同一則必有向外的歧異。「分類」這個詞本身就可以作爲一個矛盾語理解，既「分」又「類」，「差異」與「同一」彼此互爲表裡，互相推移牽扯。

「類」的一體兩面大概就是「妒」的發源。「同」形成了自我意志的強化，「異」卻教此意志產生無可彌補的失落。因爲「異」者永遠在「同」的外面，時而迎頭痛擊，時而遁逸無踪。自我意志的自足永遠是一個夢幻，其能量只能從崩決的裂縫向外迸射，朝那同體而異質的他者作出永恆的追逐。「妒」的嚴格意義，可能就是「分」和「類」永不止息的交互動作中的渴求和失落，而在這動作中，意志化身爲慾望。這不單發生於「雌」和「雄」的類分之間，也發生於任何個體的自我和非我之間，而自我和非我間的一種物質界限，是身體。

「自爲牝牡」、「食者不妒」的「類」自然只屬「人類」的文化想像，但這種想像卻向我道出了一個真相，這就是：妒的本質並不關乎所謂「第三者」的介入，而在於「自爲」、「自足」的不可得，以至於對非我的不能自拔和永無饜足的慾求。

這使我無法不想起普魯斯特的典範片段——媽媽的吻：「我上樓去睡，唯一的安慰

是等我上牀之後媽媽會來吻我。可是她來說晚安的時間過於短促，很快就返身走了，所以當我聽到她上樓來的腳步聲，當我聽到她的那身掛著幾條草編裝飾帶的藍色細麻布的裙子窸窣窣窣走過有兩道門的走廊，朝我的房間走來的時候，我只感到陣陣的痛苦。這一刻預告著下一個時刻媽媽就會離開我，返身下樓；其結果弄得我竟然盼望我滿心喜歡的那聲晚安來得越晚越好，但願媽媽即將上來而還沒有上來的那段暫緩的時間越長越好。」（《追憶似水年華Ⅰ》，李恆基譯，譯林出版社，頁一三一—一四；聯經版，頁一四此處略作改動。）

吻，身體與身體的實在而短促如夢幻的同一，卻同時象徵了「妒」的結構。「妒」就是「自己所愛的人在自己不在場或不能去的地方消受快樂」，或是自己懷疑如此。而對普魯斯特來說，這種他我情緒糾結的別稱，是愛情。

我不能不承認，說到底，愛情無可避免地是一件身體的事情，是不能「自爲牝牡」的「妒」的轉稱。

是以我不能不渴望類和抗拒類，與我所夢的人，尋找那可望而不可即，可想而知不可達的寶爰之山，並且永遠延長中間的那段暫緩的時間，因為那裡有愛情的動作，那裡有妒。

〈得獎感言〉

甲蟲與女人

在卡夫卡《變形記》的開首，一個人在早上醒來，發現自己變作一隻甲蟲。怪異，但又是那麼合情合理。我忽然想到，如果一個男人有一天早上醒來，發現自己變作一個女人，那將會發生怎樣的事情？這聽來是那麼不可思議，但在某種意義上來說，卻不是沒有這個可能性的。

這個可能性，至少可以發生在小說裡面。對於小說中男女雙身的主角，對於無可否認地作為男性作者的我，對於所有安於或不安於作為男性或女性的讀者，小說無疑是一個自我開發和測試的過程。至於小說能對現實產生什麼作用，卻是一個一直令我感到困擾的問題。

也許小說本身就是一個問句，換另一個方式說，它作出的提問是這樣的：男人，如果你明天早上注定要變作另一個身體，而你只有兩個選擇，你會情願變作女人還是一隻甲蟲？

這是一個超現實的問題，也是一個最為現實的問題。

〈評審意見〉

一個人身上「住著」兩個人

陳映真

——短評〈雙身〉——

這是「女性主義」、「同性愛」成爲流行論述的當前，以同一個身體中生理性別與心理性別，即肉體的性別與認同的性別的剝離、矛盾爲題材的小說。小說的「動作」，是一個男形而女身的「林山原」，焦慮地急於尋找在日本東京某地的「貓眼咖啡店」，以便在那兒找到一個「池源真知子」，來解明何以自己變成男形女身的原委，因爲這林山原的敘述者，失去了邂逅池源時的一段記憶。在這追尋、挫折、返回香港的過程中，「林山原」與「阿徹」、「秀美」、「妹妹」和分別叫做「湯」和「康」的男男女女發生繁複的關係，呈現一個性別的形與質混亂倒錯的愛慾和苦惱的喘息。

不同的生理性別與心理性別寓於一個肉體，一個人身上就「住著」兩個人了。一個是生理學上的存在，另一個是心理學上的存在。兩者寓於一體，就形成了對立，互相界定，互相矛盾又互爲條件的關係。生理和心理的存在，自然也成爲第一人稱與第二人稱

的關係，即第一人稱與第二人稱之間一分爲二，又合二爲一的獨特的關係。

小說敘述觀點的建立，是營造小說世界時確立敘述角度、視角的重要前提，其目的，在建設一個可信、可理解、可推想的世界與秩序，因此，小說敘述的人稱，一般只允許使用一個人稱：全知觀點的第三人稱，限制在所設定敘述者年齡、背景等諸條件的第一人稱，和第一人稱的變種即第二人稱。

但是在《雙身》這篇小說，作者適應了性別認同倒錯者獨特的人稱倒錯，一口氣在這篇小說中使用了三種人稱，使讀者頻頻跟著改變視角——也跟著改變性別認同，相當有效地一窺生理性別與心理性別又矛盾又統一，既緊張對立又渾乎一體的世界。

但這敘述人稱的複雜化，固然乍見熱鬧非凡，但也絕不是通篇順暢合理。例如同時出現兩個身分不同的第一人稱；指謂不明的第一人稱；作爲直接以第一人稱出現與作者設定爲敘述者的第一人稱間的矛盾……這些人稱、觀點上的「交通事故」，時而嚴重破壞作者刻意營造的小說世界裡的秩序。

不可否認，作者在個別的段落，表現了對於身體、官能、愛慾獨特的敏感與表現力，雖艷而不淫，卻也難掩頹廢。性別倒錯之世界，乍看是愛慾的焦慮與喘息，但也不乏觸及靈魂深部的苦難（*suffering*）和約伯式的被棄置者爲救贖而掙扎的獨白。只寫前者不免猥小，能寫後者，其成功者可以通大文學之心靈矣。

董啓章，一九六七年生於香港，香港大學比較文學系碩士。一九九二年始發表小說及撰寫書評，作品散見香港報刊。一九九四年獲「第八屆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中篇小說首獎及短篇小說推薦獎。著有《紀念冊》、《小冬校園》（香港：突破出版社）。曾任教職，現專事寫作。

封面繪圖／李永平
封面設計／黃阿庭

目次

類之想像（代序）	i
〈得獎感言〉甲蟲與女人	iv
〈評審意見〉一個人身上「住著」兩個女人／陳映真	v
女身	1
如果你，一個女孩子	5
妳會叫我一聲哥哥	8
如果你，和一個男人	13
妳會叫我一聲姐姐	16
如果妳，和一個男人	21

格子花裙	27
如果你有一天早晨醒來	32
我會希望妳說一遍我的名字	34
而且會渴望哺育妳	39
如果你找到十五萬圓	42
我會不停撕毀	47
紅臉新娘子	51
如果你來到「貓眼」	55
我會和妳，在自由泳中	61
而且靜聽妳淚水的聲音	66
如果妳，一個男人	68
童身	71
我會變成妳的影子	75
如果你，和一個女孩子	79
我會跟她在照片中重遇	85
而且告訴妳人魚的故事	90

草藥味的房間	93
如果你沒法擺脫這個身體	97
我會繼續和男人的友誼	103
如果你目睹另一個身體	109
而且和你喝一碗豆乳	115
如果男人跟你玩一場遊戲	119
漂亮的眼睛	123
我會和你走出分歧	126
如果男人告訴你一個故事	132
而且讓我和妳的長髮交纏	137
我會在他們的語言中迷失	139
如果你跟男人到迪斯尼	144
裙子與飛刀	148
而且在黑暗中和妳喝一杯水	151
如果女孩子告訴你另外一個故事	154
我會在紛亂中重新發現	159

如果，在一個暴風雨的日子 164

八年抗戰與占士邦 176

而且流盡我身上的汗水 179

如果你流淚 182

她會回來，我會遠離 188

如果你在水中窒息 193

游泳褲 202

如果在男人喝醉的晚上 207

而且讓她給我作畫 212

我會在渡輪上飄搖 215

如果你和他，在草坪上 220

而且讓她在我的身體上作畫 228

疤痕與鏡子 233

我會在黑夜裡遺失妳 236

而且巡走於深夜的月色中尋找妳 243

如果在湖底，在富士山上 246

我們會在火光中重新相遇	258
氣槍	261
如果他和妳，妳和她	266
我們會於半空流離	273
如果你追上了真知子	278
但是妳，所以我	285
但是我，所以妳	287
如果今夜看不見星星	294
我會吻他，而且擁抱妳	298
如果這一切不是如果	303
我會離去	305
而且回來	309

女身

在這些日子的溫暖早晨，我也會以相同的姿勢自夢中醒來。側身躺臥，胳膊攔在鼻子前，手腕遮擋眼睛，在半張惺忪視野中掩映著粉紅色的光澤，如胎兒在母體中透過母親腹部所領受的光之沐浴。這種想法總令我覺得好笑，嘴角慵倦微微牽動，輕顫睫毛在手腕上造成蝴蝶或飛蛾拍翼的感覺。深深呼吸肌膚氣息，彷彿殘留昨夜浴露的甜蜜幽香，混合被子吸收了的體味，教人忍不住讓鼻尖在臂膀上細細磨蹭，或是把嘴唇貼上溫存親惜，遺留下絲絲滋潤清涼。

也許我會在竄進涼風的被窩中轉身，隱約意識胸脯重量的流動，並發現另一條手臂因長時間壓抑而變得酥麻，像爬滿螞蟻般恐怖。但不安稍縱即逝，背向日光，很快又沈進夢的湖中，赤裸身體向滑過的水流展開，在模糊不清的場景和動作中愜意享受大腿互

相摩擦的觸感。好像有誰躺於我旁，善解人意的手在我腰背上沿著肌理線條探索，彷彿此身是我心貌地圖。靈巧指尖既經過豁然開朗的地方，也探進陰隱幽微的處所。但也許他或是她並不知道，甚至是曾經在鏡子前無數次鑑照這個身體的我，也從來沒法在它的形態上掌握到一點關於自己的什麼。它總是以那麼陌生的姿態和我勾連在一起，與我經歷共同的迷惘和屈辱，但卻日久常新地教我領略到它的美妙和莊嚴，使我在每天早晨醒的時候也感受到無以言狀的愛望。

在這將醒而未醒的時刻，瑣碎的人生片段會像化合物般在我體內混合或分解，隨著血液的運行巡遊到身體上的各個部分，毫無預告地在任何一個地方登陸，發出照亮回憶中某個角落的訊號。我彷彿意識到我有兩個生命，一個前生一個今生；或許該說，有一個生命，兩個身體，一個前身一個今身。有時候，我的半夢半醒之軀會告訴我一個在鏡子前鑑照自己的童身的故事，在稚嫩的形骸上複疊著異體的重象。我的鼻息又會把我引領向一個滿是草藥味的房間，窗外有澄淨的天空和爬滿土牆的碧青藤蔓，陽光撫摸肉身如汨汨暖流。

我揉了揉眼睛，彷彿聽見妹妹叫我起牀。那一段日子，我卧牀不起，妹妹憂心而近乎哀求的聲音常常自耳邊響起。但那已經過去，妹妹不是上班了嗎？我通體的毛管一戰顫，有一種於人前赤身的戒懼，承受著康的鏡頭的凝視。我忘記了是否真的讓康拍了一